

中国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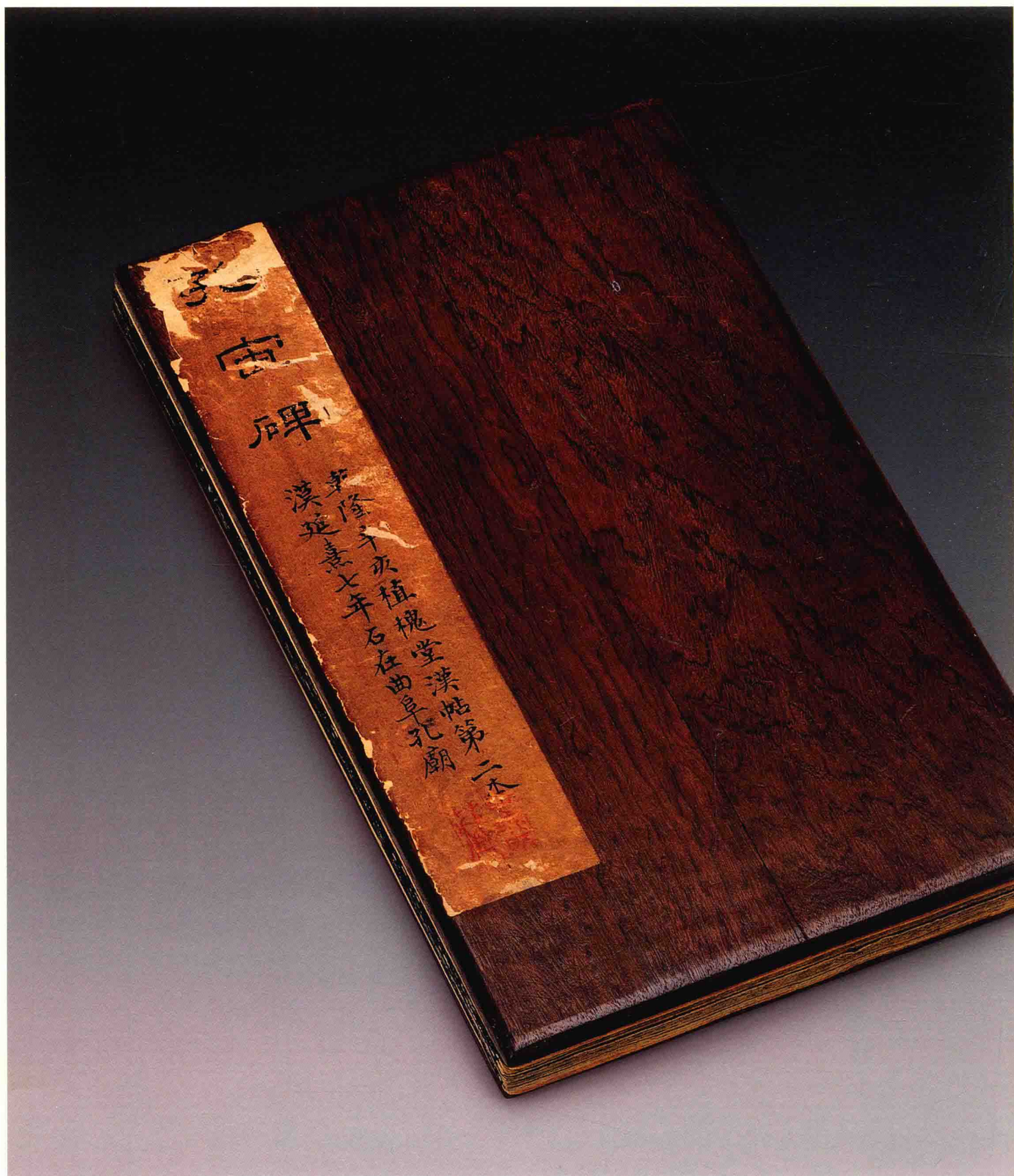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孔宙碑

明拓本



主编：吕章申
编著：姜鹏




中国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明拓本

孔宙碑



主编 | 吕章申
编著 | 姜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宙碑：明拓本 / 吕章申主编。—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8.1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ISBN 978-7-5398-8082-2

I. ①孔… II. ①吕… III. ①隶书—碑帖—中国—东汉时代 W. ①J2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8194号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孔宙碑（明拓本）

ZHONGHUA BAODIAN
ZHONGGUO GUOJIA BOWUGUAN GUANGANG FATIE SHUXI DI-YI JI
KONG ZHOU BEI MING TABEN

出版人：唐元明

责任编辑：秦金根 金前文 史春霖

责任校对：司开江

书籍设计：华伟 刘璐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ncbs.com>）

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1F

邮编：230071

编辑部电话：0551—63533622

编辑QQ：1702581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604（省内）0551—63533607（省外）

印制：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2

印张：4.2/3

版次：2018年1月第2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98-8082-2

定价：59.00元

媒体支持：**书画世界**杂志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咨询出版
请扫描添加编辑微信



《书画世界》杂志
官方微信平台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明拓本

孔宙碑



主编 | 吕章申
编著 | 姜鹏

序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自一九一二年七月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一直以赓续中华文明为己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一百三十九万余件馆藏文物，其中书法碑帖类文物三万余件。这些书法碑帖类文物涉及甲骨、青铜、砖瓦陶、玺印、钱币、碑志、刻帖、简牍、文书、写经、卷轴墨迹等多种门类，时代跨度大，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我馆这批丰富的藏品，可以基本展现中国书法乃至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这些珍贵的书法类文物是经过几代国博人不懈的努力，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通过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文物征集收购、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汇聚而成。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二〇〇三年二月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基础上组建而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曾编纂出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十五卷，规模宏大。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后，以「历史与艺术并重」作为新的发展定位，这批书法类文物藏品的艺术属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二〇一四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巨册，以高清的彩色图像、翔实的研究评述面世，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

上述两种出版物的侧重点是著录，意在聚焦文物本身，呈现书法史脉络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便于读者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而观览与检索。而这次印行的这套《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则不同，它着重选取最经典的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发行。此书系共分十辑，一百册。它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景



的特点是可分可合。分可独立成册，使经典作品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评述也进一步深入，以便于读者特别是学书者临摹；合则可贯通为一部书法史，系统纵览法书的不同类型和其发展的经纬脉络。

该书系涵盖了甲骨、金文、砖瓦陶、玺印、钱币、碑志、刻帖、墨迹等门类，其文物信息、图像的完整性和清晰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每件文物，除了定名、时代、尺寸、释文、著录信息等，对比如甲骨、金文、简牍的出土、递藏情况，碑志、刻帖的刊刻、版本考订和名家卷轴墨迹的装潢样式、鉴藏信息等也都做了充分的展示和介绍。每册还辅以我馆专家撰写的研究评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现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书法的热潮，包括很多外国人都十分喜爱中国书法。这是中国书法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十分可喜的现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是「中国梦」的发源地，也是国家的文化客厅，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我们有责任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进一步发挥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优势，更好地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此次我馆与安徽美术出版社精心合作，出版这部《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就是基于这个目的。希望广大读者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吕章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概述



文 / 姜鹏

《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主孔宙（一〇三一—一六三），字季将，孔子第十九世孙，孔融（一五三—二〇八）之父。历任郎中、都昌长、元城令、泰山都尉等职，卒于东汉延熹六年（一六三）正月，年六十有一。次年（一六四）七月，门生故吏为其立此碑。

北宋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集古录》称：『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碑刻大量出现于东汉，乃是厚葬风气所致，用以『追功述美』。《孔宙碑》便是碑主的门生故吏『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之作，可见立碑者选石、制作之用心。至于撰文、书丹，此时不若唐代以后有书家为之，而也是由立碑者来完成的。

此碑旧在孔宙墓前，清代已移置于孔庙同文门东侧，南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入东庑，一九九八年进入汉魏碑刻陈列馆。碑圆首，有穿，穿上有晕。因为『碑，古代本是竖立在墓圻前后或两边的大木，两碑之间有轘轝，引棺的绳索——「綍」绕在轘轝上，将棺柩徐徐下入圻中』^①，所以《孔宙碑》之「穿」是意味着引綍下棺装轘轝用，而「晕」则意味着绳索在碑上磨勒出的痕迹，以存古制」^②。

碑高三百零六厘米，宽一百零二厘米，厚二十四厘米。碑阳篆额，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两行，行五字，分列于穿两侧。汉碑之穿多在额、碑文之间，此穿在额上，少见。篆额之外，碑阳复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为汉碑中所罕见。正文十四行，除第九行二十六字、第十四行十七字外，余皆行二十八字，记述了孔宙的事迹。碑阴篆额，题『门生故吏名』于穿下，汉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孔宙碑》明拓本书影

① 华大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第一百二十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

② 同上，第一百二十一页

碑阴有题额者亦少见。下刻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弟子十人之籍贯姓名，计三列，上两列二十一行，第三列二十行。碑之左右侧多有唐宋人谒孔圣陵题记。

是碑自欧阳修《集古录》（一〇六三）收载后，代有著录，清代以来尤盛，为金石家所称誉。

郭宗昌（？—一六五二）：「其书尚存分法，且结体古逸，殊不易造。……

汉碑阴字多潦倒，此独超逸古雅，非魏人所及。」（《金石史》）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曝书亭集》）

万经（一六五九—一七四一）：「字较诸碑特巨，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史》（《乙瑛》）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韩敕》（《礼器》）之方幅而有其清真。实超前绝后第一手也。」（《分隶偶存》）

牛运震（一七〇六—一七五八）认为「书法古逸，险而不肆。其下注而旋缩如恐坠，其旁出透迤而长极，其势以去如不欲还」，碑阴「书体谨密」，「观其结构廉稳，如蛰虫蟠屈深冬，静摄自卫，又如人循墙偃偻，不敢逾尺寸，而端凝质重，望之可与拱揖，妥而易施，卑而不可贬。昔人谓此于汉碑阴中独超雅，良然」。（《金石图》）

翁方纲（一七三三—一八一八）：「碑与碑阴出二手者，独是碑耳。然皆汉隶之最醇美者。」（《两汉金石记》）

郭尚先（一七八五—一八三二）称其：「结体宽博而绵密，是贞观诸大家

所祖。褚中令（遂良）勒笔皆长，亦滥觞于是。」「近人每以《豫州从事碑》（《尹宙》）与此并称「二宙」，实则《尹碑》不及远甚。其结体运笔已开《受禅》《大飨》二石意矣。」（《芳坚馆题跋》）

杨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波磔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视《杨孟文石门颂》之开阖动宕，不拘于格者，又不同矣。然皆各极其妙，未易轩轻也。」（《评碑记》）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孔宙》用笔旁出透迤，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广艺舟双楫》）

侯镜昶（一九三四—一九八六）认为「此碑用笔平放，锋长而意藏。临摹此碑，当从「蹲锋注墨」入手。《乙瑛碑》以用笔使转变化多见长；《孔宙碑》以不变化见长，虽为分书，但是篆意很浓，开南派圆转的书风」，「唐虞世南书《夫子庙堂碑》，书风平淡闲雅，其用笔实源于此派。由于历来对《孔宙碑》的结体用笔，没有正确领会，以为它与《乙瑛碑》同属纵逸之风格，没有认识到「锋长意藏」的特点，所以书法家以临《孔宙碑》而得名的，几无一人」，故视之为「平展派」。

这些评述对学书者是指引与借鉴。

《孔宙碑》虽然在北宋便有著录，但未见可靠宋拓本传世，今日所见最旧为明拓本。

方若（一八六九—一九五四）《校碑随笔》认为：「稍旧拓本，碑阳首行

少习家训之训字，下石损处与川旁中笔未连。今则川旁连，而言旁且泐下半矣。第十行其辞曰之辞字尚存大半。至第十四行**殳**字**巳**尚可见者尤旧也。若第九行凡百印高之高字下半未阙，为明初拓本。高字口与下泐处不相并为宋拓本。」^①

当代学者王壮弘增补说：「明中叶拓本，二行「少习家训」「训」字之「川」部中竖末端未与下小石花连。九行「凡百邛高」，「高」「口」部与下石泐不相连。十行「其辞曰」之「辞」字但损末笔分许。」

『明末拓本「高」字「口」部与下石泐虽连然尚未损及口内。六行「以文修之」的「殳」（以）字「几」旁中间尚未泐，「辞」字下损处增大。十四行「殳垂令名」之「殳」字「巳」部明白无损。（按康熙初年拓本，「殳」字「巳」部尚未损，罗氏《雪堂金石文字簿录》载：「殳」字「巳」部明白无损为明拓之尤先者，非也。」）

『雍乾拓本「高」字「口」部损，「以」字「几」部中损，「辞」字「又」部也损，「殳」字「巳」部泐少半。乾嘉拓本「辞」字右下增损，首撇也损，十二行「帅彼凶人」之「人」字与下石泐连成模糊一片。道光拓本「辞」字虽损尚存，二行「少习家训」「训」字「川」部中横也尚未与下石泐连。光绪拓本「辞」字泐尽。「殳」字仅存「歹」部之半，「少习家训」之「训」字与下石泐连，「高」字泐右下半。」^②

仲威也指出明末拓本的特征为：

『九行「凡百邛高」之「高」字「口」部右下角虽与石花微连，但不伤字口。六行「以文修之」之「以」字右边旁「几」部中央尚未泐白。十行「俾有

彝式其辞曰」之「辞」字「辛」部底横已与石花相连。十四行「生播高馨，殳垂令名」之「殳」字右上角笔画完好无损。」^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即明末拓本。册高二十五点九厘米，宽十五点五厘米，碑阳二十三开，每开四行，行四字。面板题签：『《孔宙碑》。乾隆辛亥植槐堂汉帖第二本。汉延熹七年，石在曲阜孔庙。』钤印「志沂所藏」（朱文），可知是清代王志沂旧藏，册内还有王氏印记「少华王氏植槐堂收藏书画记」（朱文）、「曾寄王鲁泉处」（朱文）。内签：「宋拓汉《孔宙碑》。石在山东曲阜。『册内钤有萧绍葵、泰和萧绍葵芸浦印』（白文），另有「蒋穀孙金石石缘」（朱文）、「碑英阁」（白文）、「蒋祖怡」（白文）、「蒋祖怡印」（白文）、「穀孙」（朱文），皆为蒋祖怡（一九一三—一九九二）印鉴。蒋氏所藏《孔宙碑》不止一本，尚有明早期拓本，一九九四年曾现身拍场，其「训」字「川」部未与下方小石花相连，「高」字未损。

① 方若原著，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修订本）第五十二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八

② 同上

③ 仲威《中国碑拓鉴别图典》第六十一页，文物出版社，二〇一〇

宋拓漢孔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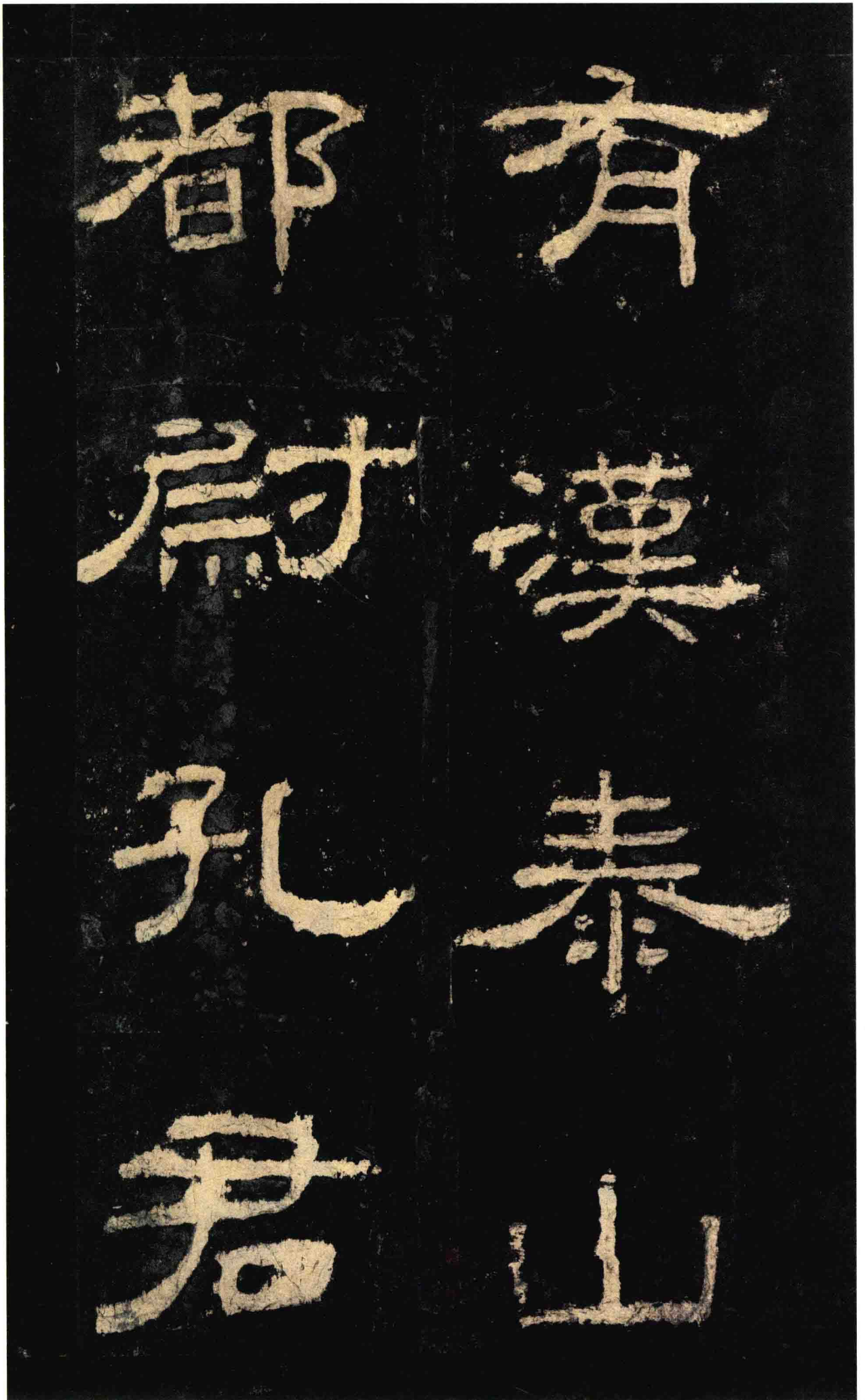
石在山東曲阜

孔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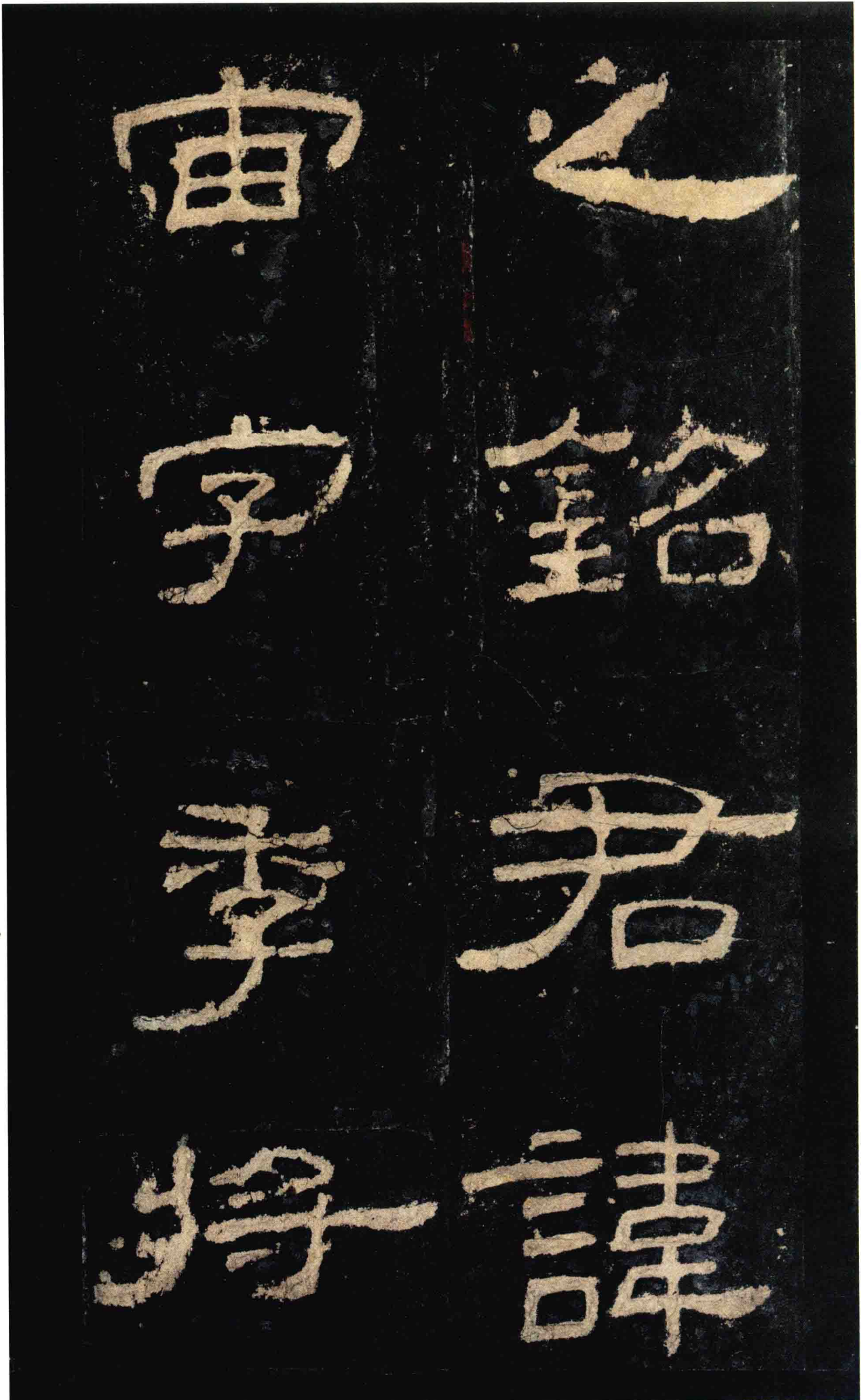
乾隆辛亥植槐堂漢帖第二本
漢延熹七年石在曲阜孔廟

植槐堂藏

有汉泰山都尉孔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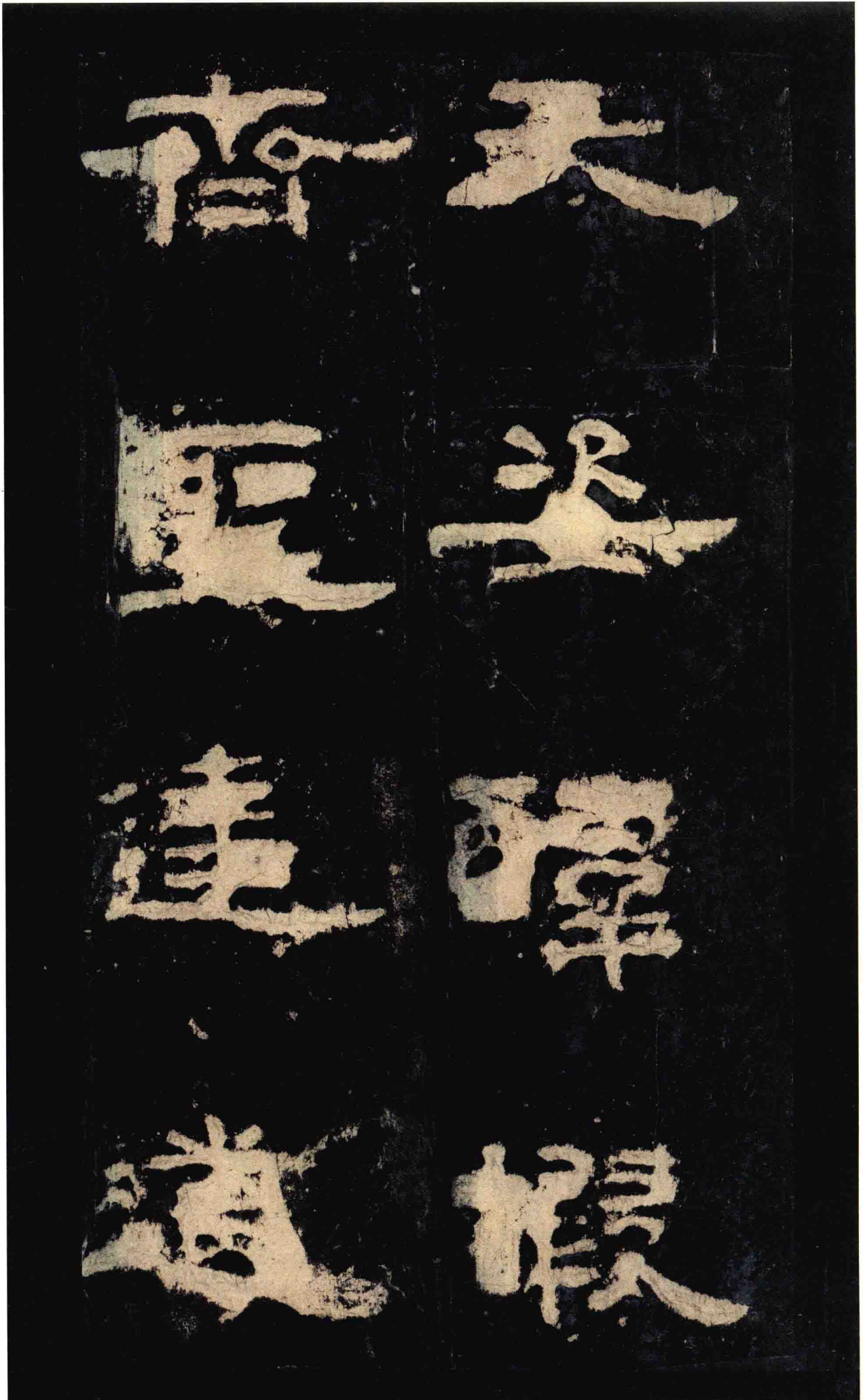


之銘 君諱宙 字季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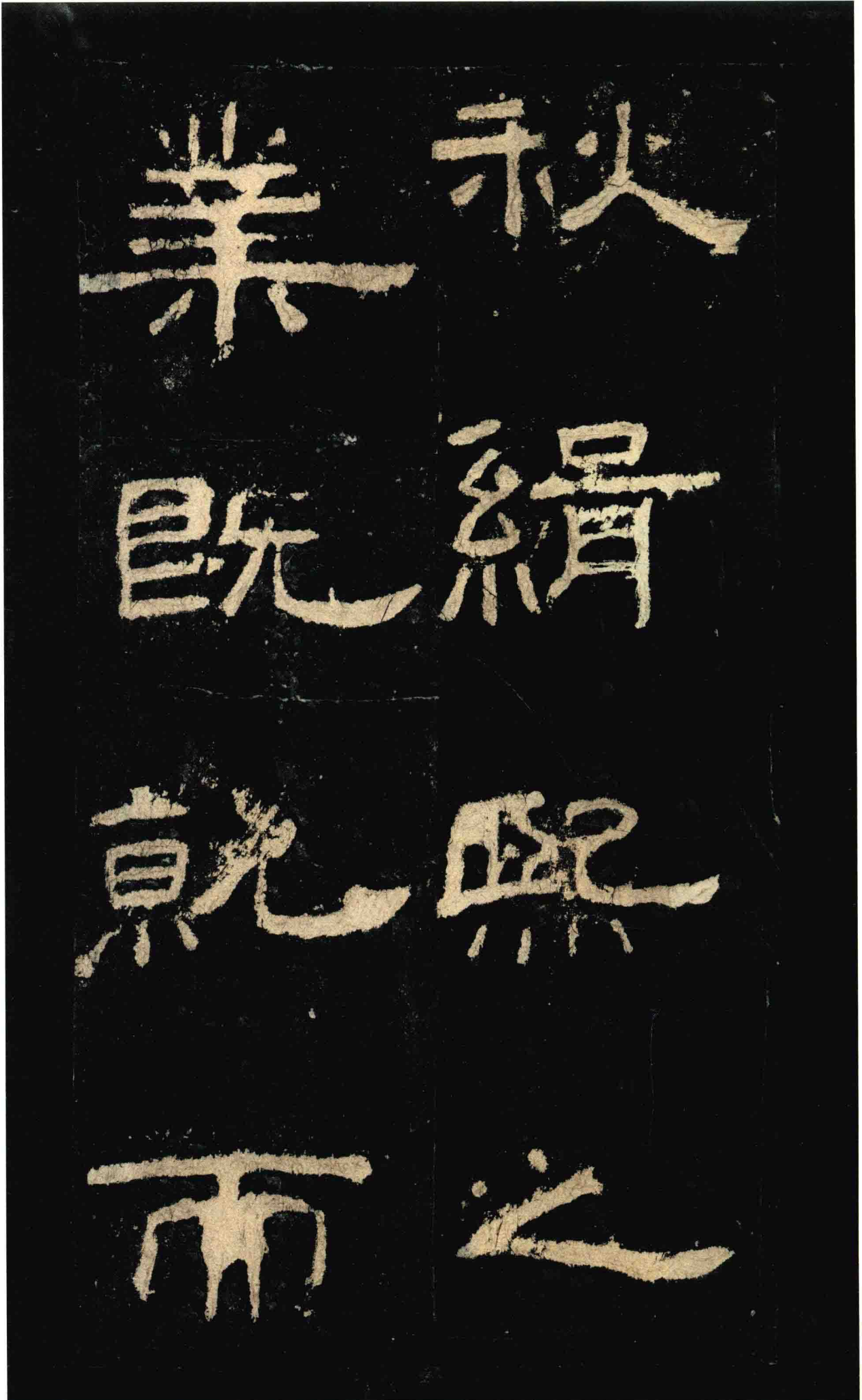
孔子十九世之孙也





少习家訓（治）（严）氏春

秋
緝熙之業既就而



匡國之行 / 允恭 德音 /

